

送站

肖士金

风从山坡吹来，扬起了枝头上几片孤零零的枯黄叶子。我靠在门边呼出一口气，微微有些感慨。

“这个腊肉是我刚腌的，味道好得很，你带点给战友们尝尝。”母亲将一包用塑料袋包好的腊肉塞进我的行李包，用手压了压，转身又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个更大的塑料袋说：“这里面是鱼粉和年糕，你的战友们可能没吃过，你也带点。”

我看着她在我的行李包里又扒拉出一个空隙，把袋子使劲往里塞，忍不住说：“妈，我不方便带这些。”说完后，我走过去，把挤得不成样子的塑料袋往外拿。

母亲叹了口气：“那你回来一趟，不能什么也不带啊。”

我不忍看她无奈的表情，只好蹲在行李旁低头整理衣服，“我在部队吃得很好，睡得也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”

“时间差不多了。”父亲推门进来，叫我上车。院子里停着父亲7年前买的摩托车，虽有些陈旧，但父亲很爱惜，保养得很好。我把行李绑在摩托车后边的货架上，自己坐到行李和父亲中间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倚靠在门框上的母亲，喊了一声：“妈，我走了。”母亲用力地冲我挥了挥手。

坐在父亲身后，我们从考学聊到终身大事，也没什么头绪，只是絮絮叨叨地说着，以至于我记不清我说了什么。

半路上，我对父亲说：“要不，我来骑吧？”

父亲摇摇头说：“我都习惯送你了。”一瞬间，许多往事在脑海里翻涌起来：小时候，他送我去上家乡的小学；长大了，他送我去别的城市读大学；现在，他又送我回部队。人生里大部分的远行都是父亲来送我。我顿时红了眼眶，“爸，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只顾工作。”前边的他，含糊地答应着。

很快，我们父子俩就到了镇上的汽车站。从高中时起，我就在这里上车下车，离家回家，十几年来，它基本没变。下了车，父亲用手擦了擦眼睛。看着他难受的样子，我递给他一张纸巾：“是迎风流泪的眼疾还没好吧……”他看了我一眼，停顿了一下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不用擦，老毛病了，快进去吧。”他拎起我的行李就往里走。他一边走，一边问我：“你有没有零钱？现在车票涨到16块钱了，我这里有，你等一下。”说着，他把行李放在地上，从口袋里拿出了用了很多年的钱包。“我有的，不用拿。”我急忙按住他的手。

汽车站的广播响起，我拎起行李往里面走。回头看，父亲还站在那里，还保持着刚才钱包拿在手里的姿势。我忍住眼里翻涌的泪水对他说：“爸，你回去吧，我到了给你打电话。”

大巴车慢悠悠地出了站。灰蒙蒙的车窗外，父亲骑在摩托车上，双脚在地上撑着。他是看不清我坐在哪里的，只能茫然地望着整个车子。我在车里冲他挥了挥手，再不敢多看。

人生的旅途一路向前，离过去越来越远。很多时候，我也就此转身，回到父母身旁长久地陪伴着他们。我是他们的儿子，但也是一名军人，仍有征途需要我去努力和奋斗。尽管很多时候身不由己，但我知道，他们也会为我骄傲。

那年那时



灯亮，便是我在

原娟

家事

大部队要到外地执行任务一年多这个消息，直到出发前一周，老王大哥才告诉嫂子。

老王说的时候，跟以前一样轻描淡写，意思是他又要离开了。嫂子正在做饭，听到后笑了笑，继续忙自己的。

因工作需要，老王经常随大部队外出。结婚20多年来，两人一个星期不见面是常态，三五个月的长分离几乎每年都会发生。每逢离别，女儿禾子和写作便是嫂子的全部世界。而今，嫂子已经是面对离别能够处之泰然的老军嫂了。

禾子出生后，嫂子辞了职当了全职妈妈。等到禾子上了大学，嫂子终于有了空闲时间，开启了向往已久的自由撰稿人生活。每天上午，嫂子会按时打开电脑写稿子。静坐容易伤身，到了晚上7点钟，嫂子常常会出去散步，目标是营地。家属院距离营地三公里，嫂子经常能在两公里左右的地方碰到一个熟悉的“夜归人”——老王。有时候，她装着没认出老王，径直走过去，气得老王扭头就训她。挨了训，嫂子也不生气，嘻嘻哈哈挽住老王的胳膊掉头就走。禾子不在身边，两位“老人”每天晚上能在老地方相遇，在夜色中打打闹闹同行回家，嫂子觉得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。



家常话

八月的时候，我和儿子他爸每天密切关注新闻。那段日子，台风“利奇马”挟风裹雨横扫山东，儿子去寿光抗洪一线发来一句“我去抗洪了”，就不再回复我们的信息。

一天晚上，我梦到自己爬上了大堤，远远地看见儿子往洪水里冲，就一个点儿，却怎么也看不清。我急出了一身汗，惊醒过来。早晨想给儿子发信息，又怕打扰他，只能打开电视，不放过任何一条与抗洪救灾有关的新闻。几天后，儿子终于发来消息。他说冲垮的堤坝即将合龙，我们也跟着高兴起来。看到他发的图片，子弟兵们满身泥浆、扛着沙袋泡在洪水中，我心疼极了，后来看到已经转危为安的灾区百姓拉着横幅欢送他们，我又感到欣慰。这些孩子，就是人民的守护神啊。

自从我过了60岁，记忆力开始逐渐减退，但关于儿子当兵的每一件事情，却记得门儿清。到了现在，我仍然认为，送他参军是我做得最正确的决定。

2002年，儿子考上军校。那时，家里没有一个当兵的，只听说部队艰苦。

接下来几天，老王没再提走的事，行为却有些反常：每天下班回到家，无论多晚，他都要到这个房间里看看，那个房间里瞧瞧；钻进厨房里敲敲打打，溜进卫生间里叮叮当当。走的前一天晚上，老王翻箱倒柜非要找到一个可能不存在的灯泡。嫂子说，“好像用掉了”。他不信，嫂子只好陪他一起找。灯泡终于找到了，老王搬了把椅子出了门，踩上去把楼道里坏了一个多月的灯泡换掉。

第二天早上，嫂子睡得正香。老王推了推嫂子说：“走了啊！”

嫂子没睁眼：“嗯……走吧！”

老王走到门口又折回来，打开床头柜抽屉说：“购电卡在这里。你注意点，别乱翻，盖住又找不着了。”

嫂子被吵得心烦，拿起抱枕砸了过去。老王接住抱枕笑嘻嘻地说：“吃饭别凑合，要按时吃。煤气用完了赶紧去灌。灌回来后别一个人搬，找楼下的家属帮忙抬一下。千万别硬撑，岁数大了，扭着腰可不好。”

“这个人怎么了？平时不言不语，今儿一大早叨个没完？”嫂子伸出胳膊朝门的方向摆了摆手，示意老王快走。一阵脚步声渐去，接着听到关门声。嫂子松了口气，拉拉被子盖好，又睡着了。

老王走后，嫂子睡足了起床，按部就班地洗漱，做饭，吃饭。收拾利索后，她到阳台上浇浇花草，沐浴一会儿阳光，再倒一杯热茶，在书桌前坐下来继续前一

日的写作——一如往常，惬意自然，嫂子并没有感觉到今天与昨天有什么不同。

10点35分，嫂子正盯着电脑苦思冥想一个故事情节，手机突然震了一下。打开看，是老王发来的微信：我走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！

“这个人，早上明明道别过了，又发微信做什么？”嫂子反应过来：老王真的走了，一个星期前他说过，可是她给忘了。

嫂子奔到阳台，从窗口往外看，偌大的院子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她这才想起，老王的出发地点不是这里，在几公里外的营地。

抱着浪漫一下的心理，嫂子给老王发了首歌——《枕着你的名字入眠》。这首歌是他们年轻的时候，老王唱给她的。

看着窗外瓦蓝如洗的天空，听着熟悉的旋律，想象着老王听歌的样子，嫂子忽然鼻子一酸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自从禾子出生后，老王出远门嫂子再没掉过泪。他走了，有禾子在身边“唧唧喳喳”地捣乱，嫂子也没觉得少什么，有时候，甚至觉得老王不在更清静。现在，禾子上大学去了，老王这又一走，嫂子忽然发现，家里从来没有这么空。

老王回信息：别发这首歌，我会难受的！快中午了，去给自己做点好吃的。

嫂子笑了，擦干眼泪走进厨房，意外看到昨晚还脏兮兮的水池，这会儿

却干干净净，泛着金属亮光；打开液化气罐，拧开灶头开关，左边那个常常吐着火舌冒着黑烟的灶头，竟然喷出了蓝莹莹的火焰。嫂子跑进卫生间，发现镜子被擦得一尘不染；马桶右侧那个按下去就起不来的冲水开关，使劲一按，“嘭”地蹦了起来——这些东西，嫂子早上明明都用过，可为啥当时没有发现？“为什么只有当他不在了的时候，我才能发现，他其实一直在为家付出，一直对我很好呢？”嫂子的眼泪再一次顺颊而下。

晚上，嫂子照例出去散步。院子里，平常玩闹的孩子和大人不见了，出奇的安静，以往灯火辉煌的家属楼上，黑乎乎的，只有几扇窗户亮着灯。嫂子才想起，往常领着孩子在院子里热闹的年轻家属们，在部队准备开拔这几天里，都领着孩子回了老家。

“可是，昨天晚上我和老王一起回来时，怎么没有发现院子里如此冷清呢？”嫂子认真想了想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只要他在，我的心里便是满的。虽然在老地方没有遇见老王，她还是毅然地转过身来，快乐地朝着孩子在院子里热闹的方向走去……

楼道里，那盏灭了一个多月的灯，温和地照着家门。嫂子想：这是老王看着我回家的眼睛。他守卫大家，我为他守护小家。他回来的那一天，这盏灯便是我为他点亮的。灯亮，便是在……

梅子

光荣的名称

刘桂英口述 孔庆珊整理



梅子

一路情浓

孙鑫

两情相悦

站在出站口，谢学梅茫然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。原本在脑海中背记了无数遍的两张面孔，此刻却因为紧张忘得一干二净。

早在半年前，谢学梅和史德华就规划好了这次“见家长”之行。谁承想，日子临近，史德华所在部队接到了紧急任务，史德华的休假也临时取消。

看着史德华满脸的愁容，谢学梅做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：“都是一家人嘛，你放心吧去执行任务，我自己去见爸妈！”话虽这样说，初次去见史德华的父母，谢学梅还是有点犯怵。从四川乐山到山东日照的旅途中，谢学梅将见家长可能出现的场景想象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梅梅，这儿呢！”史德华爸妈远远地呼唤着。

看着愣在原地的谢学梅，史德华爸爸先开了口：“闺女，我们是德华的爸妈，辛苦了！一大早……”史德华爸爸的口音有些重，谢学梅竖耳耳朵也只听懂了寥寥几句。她笑，谢学梅只好跟着笑，他严肃，谢学梅就配合着皱眉头。

“就你话多！”史德华妈妈说的是普通话。她看出了谢学梅的困惑，赶紧转移话题，拉起谢学梅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
还未到家，谢学梅就被迎面赶来的亲戚朋友们围了起来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好不热闹。

“德华总是在大伙面前讲你的好！好不容易把你盼来，大家都赶来看你呢。”德华妈妈拉着谢学梅的手，挨个为她介绍亲戚朋友。

“这是二舅……”这时，轮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谢学梅一句“爷爷好”正欲脱口而出，却被德华妈妈抢了先：“论辈分，这是你大哥！”还没等谢学梅从惊讶中缓过来，从门口又闯进来一个人。只见他长得又高又壮，40出头，边走边亮着大嗓门儿：“我来晚了！哪个是我婶婶啊？”惹得大伙一阵欢笑。和亲戚朋友们打完招呼后，谢学梅心底一阵感动。她喜欢热闹，这么一大家子，不光日子过得热闹，融洽的家庭氛围也让她对以后的生活更有信心。

让饭时间到了。史德华爸爸张罗了满满一桌子菜，清蒸扇贝、油焖大虾、姜葱螃蟹……谢学梅正寻思着该从哪一道菜开始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是史德华发来的视频聊天请求。

“谢学梅同志！”史德华清了清嗓子，“本人在此向你发出请求，能否让咱们的恋爱关系进一步发展？”说罢，一枚弹壳磨成的戒指出现在屏幕中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求婚，谢学梅有些措手不及。这一整天的惊喜太多，从见到史德华家人的那一刻起，谢学梅就感受到了深深的温暖与情谊。这一回，她更加坚定了嫁给视频中的这个男人，成为他们家一分子的决心。

不知何时，谢学梅的眼眶湿润了，她对着视频那头的男人用力点点头，泪珠滑出眼眶，在充满暖意的空气中飘成了两朵透明而美丽的小花……

道后既心疼又“埋怨”。但我不后悔，我亲身体会到了儿子站岗的滋味，此后，我能做的，唯有更支持他。

2006年，儿子毕业分到海岛，当了排长。听人说海岛环境艰苦，问儿子时，他却依然是那句老话：“不苦，还很锻炼人。”我和他爸怎能放心？那年冬天，我们去探望他，转火车倒汽车，到了码头却由于大风船只停航，只能在码头住了几天，终于等风小后乘船上岛。到了儿子的连队，我们才知道他和战友们吃的是雨水，可就连雨水，都得节约再节约。在连队待的几天里，我看到他带的兵训练有素，他做的板报生动有趣，就连他们连队养的猪也肥硕可爱……不管环境如何，他都能微笑面对，在艰苦的环境中沉下心来磨练自己，我感到很欣慰。

如今，儿子已从军17年。这17年里，我和儿子相处的日子很少，我常对亲戚朋友说：“我把儿子交给了国家。”我的心中虽有酸楚，但更多的是自豪。

前段时间，政府部门专门到家里送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。大家走后，我和儿子他爸久久端详，细细品味，这一块牌子是家里最珍贵的荣誉啊。我是军妈，儿子他爸是军爸，还有比这更光荣的名称吗？

梅子